

## 第十五章 结束了

结束了成功只有一个——按照自己的方式，去度过人生

结束了吗？

结束了。

真的结束了吗？

没有。

是的，从技术角度讲，这篇文章已经结束，我相信，很多人都能看出，它不仅是历史。

我所述说的，除了历史，还有很多东西，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：

权力、希望、痛苦、愤怒、犹豫、冷漠、热情、刚强、软弱、气节、度量、孤独、残暴、宽恕、忍耐、邪恶、正义、真理、坚持、妥协、善良、忠诚。

足够多了。

现在我要讲述的，是最后一件东西，它隐藏在下面的故事里。

徐宏祖出生的时候，是万历十五年。

在这个特定的年份出生，真是缘分。但外面的世界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，他的老家在江阴，山清水秀，不用搞政治，也不怕被人砍，比较清静。

当然，清静归清静，在那年头，要想出人头地，青史留名，只有一条路——考试（似乎今天也是）。

徐宏祖不想考试，不想出人头地，不想青史留名，他只想玩。

按史籍说，是从小就玩，且玩得比较狠、比较特别，不扔沙包，不滚铁环，只是四处瞎转悠，遇到山就爬，遇到河就下，人极小，胆子极大。

此外，他极其讨厌考试，长大后，让他去考科举，死都不去。该情节，放在现在，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。

这号人，当年跟今天的下场，估计是差不多，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，绝无幸免。

然而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，非但没有打他，还告诉他，你要想玩，就玩吧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。

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，似乎很不合理，但对徐家人而言，很合理。

对了，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，虽然他的父母，并非什么大人物，也没名气，但他有一位祖先，还算是很有名的，当然，不是好名。

在徐宏祖出生前九十年，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，路上遇到了一位同伴，叫做唐寅，又叫唐伯虎。

没错，他就是徐经。

后来的事情，之前讲过，据说是徐经作弊，结果拉上了唐伯虎，大家一起完蛋，进士没考上，连举人都没了，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，对坑害了无数人（主要是他）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，教育子孙，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，爱考不考，去他娘的。

对这段百年恩怨，徐宏祖是否了解，不清楚，但他会用，那是肯定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徐家虽说没有级别，还有点儿钱，所以他决定，索性不考了，出去旅游。

刚开始，他旅游的范围，主要是江浙一带，比如紫金山、太湖、普陀山等。后来愈发勇猛，又去了雁荡山、九华山、黄山、武夷山、庐山等。

但这里，存在着一个问题——钱。

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，旅行家是要花钱的，列一下，大致包括以下费用：交通费、住宿费、导游费、餐饮费、门票费，如果地方不地道，还有个挨宰费。

我说过，徐家是有钱的，但只是有点儿钱，没有很多钱，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。按今天的标准，一年去旅游一次，也就够了，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：一年休息一次。

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，一年到头都在外面，但就这么个搞法，他家竟然还过得去。

原因很简单，比如交通费，他不坐火车、也不坐汽车（想坐也没），少数骑马，多靠步行（骑马爬山试试）。

住宿费，基本不需要，徐宏祖去的地方，当年大都没有人去，别说三星级，连孙二娘的黑店都没有，树林里、悬崖上，打个地铺，也就睡了。

餐饮费，也没有，我考察过，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，也没什么餐馆，每次他出发的时候，都是带着干粮，而且他很扛饿，据说能扛七八天，至于喝水，山里面，那都是矿泉水。

门票费也是不用了，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，设个点收门票，那只能说明，他比徐宏祖还牛，该收。

挨宰费是没有的，但挨宰是可能的，且比较敞亮，从没有暗地加价坑钱，都是拿刀，明着来抢。要知道，没门票的地方，固然没有奸商，却很可能有强盗。

据本人考证，徐宏祖最大的花销，是导游费用。作为一个旅行家，徐宏祖很清楚，什么都能省，这笔钱是不能省的，否则走到半山腰，给你挖个坑，让你钻个洞，那就休息了。

就这样，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，穿着俭朴的衣服，没有随从，没有护卫，带着干粮，独自前往名山大川，风餐露宿，不怕吃苦，

不怕挨饿，一年只回一次家，只为攀登。

从俗世的角度，徐宏祖是个怪人，这人不考功名，不求做官，不成家立业，按很多人的说法，是毁了。

我知道，很多人还会说，这种生活荒谬，是不符合常规的，是不正常的，是缺根弦的，是精神有问题的。

我认为，说这些话的人，是吃饱了，撑的，人只活一辈子，如何生活，都是自己的事，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地没活好，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，有多远，就去滚多远。

徐宏祖旅行的唯一阻力，是他的父母。他的父亲去世较早，只剩他的母亲无人照料。圣人曾经教导我们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

所以在出发前，徐宏祖总是很犹豫，然而，他的母亲找到他，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
“男儿志在四方，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！”

就这样，徐宏祖开始了他伟大的历程。

他二十岁离家，穿着布衣，没有政府支持，没有朋友帮助，独自一人，游历天下二十余年，他去过的地方，包括湖广、四川、辽东、西北，简单地说，大明十三省，全部走遍。

他爬过的山，包括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、终南山、峨眉山，简单地说，你听过的，他都去过，你没听过的，他也去过。

此外，黄河、长江、洞庭湖、鄱阳湖、金沙江、汉江，几乎所有江河湖泊，全部游历。

在游历的过程中，他曾三次遭遇强盗，被劫去财物，身负刀伤，还由于走进大山，无法找到出路，数次断粮，几乎饿死。最悬的一次，是在西南。

当时，他前往云贵一带，结果走到半路，突然发现交通中断，住处被当地土著围困，过了几天，外面又来了明军，又开始围，围了几天，

就开始打，打了几天，就开始乱。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，跑得快，总算顺利脱身。

在旅行的过程中，他还开始记笔记，每天的经历，他都详细记录下来，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，还有个号，叫做霞客，所以后来，他的这本笔记，就被称为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五十岁的徐宏祖决定，再次出游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游，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。

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，一个和尚找到了他。

参考消息

### 徐霞客的书童

实际上，伟大的徐霞客尽管没有随侍，但他有个书童。当年的名山大川，大都是未经开发的，茂密丛林、荆棘遍地，想要自己走过去是不可能的，需要开山而行。他十几岁的小书童，以小小的身躯，背着自己和徐大官人的行李，手持砍柴刀“当先开路”，遇到难走的地方，还要先爬过去，拴上绳子，再把地理学家拽过来。而这名童子，也只在徐家密友的文中出现过那么几次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

这个和尚的法号，叫做静闻，家住南京，他十分虔诚，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，还曾刺破手指，血写过一本《法华经》。

鸡足山在云南。

当时的云南鸡足山，算是蛮荒之地，啥也不通，要去，只能走着去。

很明显，静闻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，估计到半路就歇了，必须找一个同伴。

徐宏祖的名气，在当时已经很大了，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，要跟他一起走。

对徐宏祖而言，去哪里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，就答应了他，两个人

一起出发了。

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，先从南直隶出发，过湖广，到广西，进入四川，最后到达云贵。

不用到达云贵，因为到湖广，就出事了。

走到湖广湘江（今湖南），没法走了，两人坐船准备渡江。

渡到一半，遇上了强盗。

对徐宏祖而言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，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，但静闻大师，应该是第一次。此后的具体细节不太清楚，反正徐宏祖赶跑了强盗，但静闻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，加上他的体质较弱，刚撑到广西，就圆寂了。

徐宏祖停了下来，办理静闻的后事。

由于路上遭遇强盗，此时，徐宏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，如果继续往前走，后果难以预料。

所以当地人劝他，放弃前进念头，回家。

徐宏祖跟静闻，是素不相识的，说到底，也就是个伴，各有各的想法，静闻没打算写游记，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，实在没有什么交情。而且我还查过，他此前去过鸡足山，这次旅行对他而言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
然而他说，我要继续前进，去鸡足山。

当地人问：为什么要去。

徐宏祖答：我答应了他，要带他去鸡足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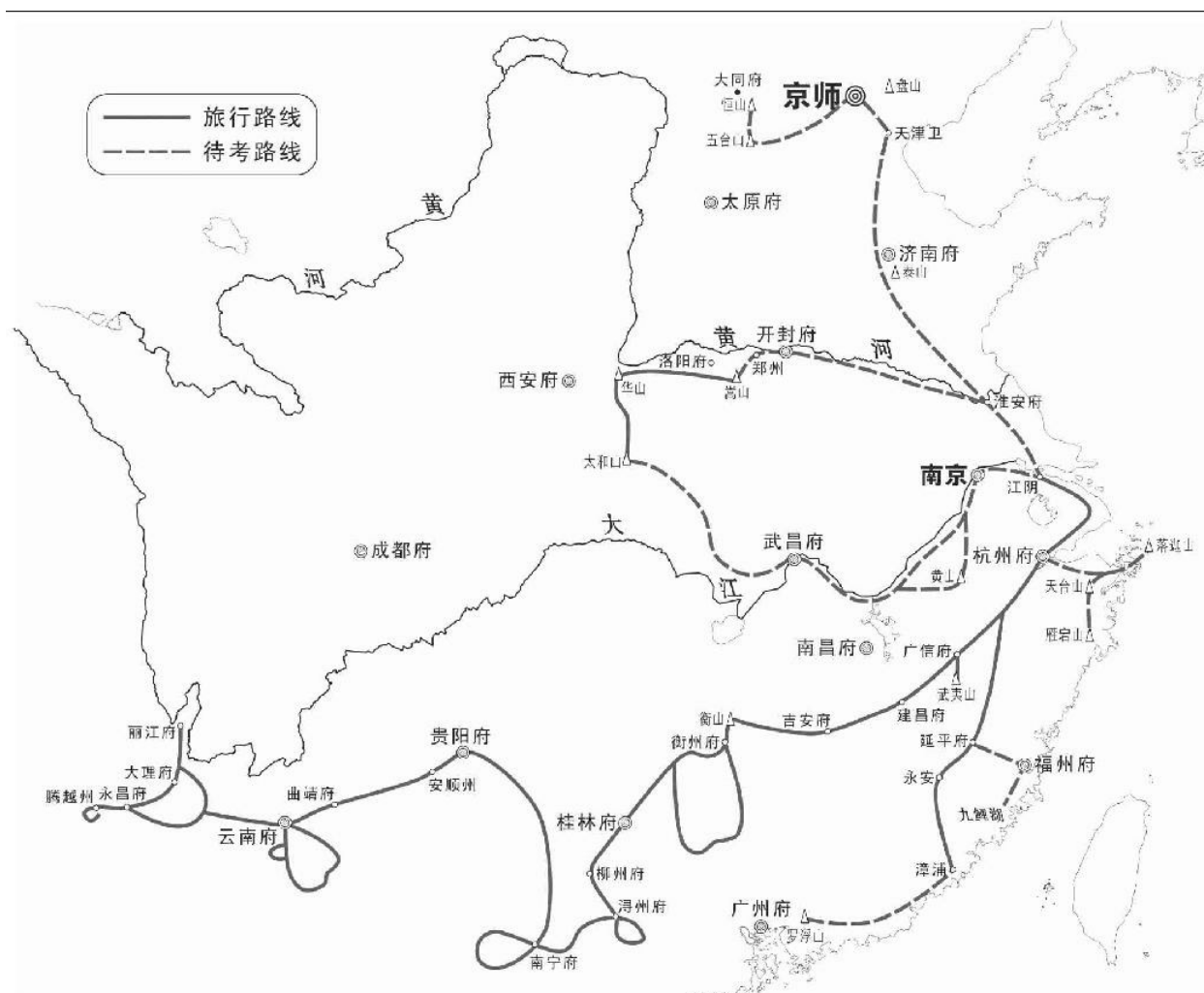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他已经去世了。

我带着他的骨灰去。答应他的事情，我要帮他做到。

徐宏祖出发了，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，虽然这个逝去者，他并不熟悉。

旅程很艰苦，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闻的骨灰，没有任何资助，他只能住在荒野，靠野菜干粮充饥，为了能够继续前行，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，只是为了一个承诺。

就这样，他按照原定路线，带着静闻，翻越了广西十万大山，然后进入四川，越过峨眉山，沿着岷江，到达甘孜松潘。



徐霞客游历的地方

渡过金沙江，渡过澜沧江，经过丽江，经过西双版纳，到达鸡足山。

在迦叶寺里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，拿出了静闻的骨灰。

到了。

我们到了。

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。在这里，他兑现了承诺。

然后，他应该回家了。

但他没有。

从某个角度讲，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，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旅游，能走多远，就走多远吧。

他离开鸡足山，又继续前行，行进半年，翻越了昆仑山；又行进半年，进入藏区。游历几个月后，踏上归途。

回去没多久，就病了。

喜欢锻炼的人，身体应该比较好，天天锻炼的人（比如运动员），就不一定好，旅游也是如此。

估计是长年劳累，徐宏祖终究是病倒了，没能再次出行。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病重逝世，年五十四。

他所留下的笔记，据说总共有两百多万字，可惜没有保留下来，剩余的部分，大约几十万字，被后人编成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在这本书里，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，涉及地理、水利、地貌等情况，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，翻译成几十国语言，流传世界。

好的，总结应该出来了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的故事，他为了研究地理，四处游历，为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是这样吗？



不是的。

其实讲述这人的故事，只想探讨一个问题，他为何要这样做。

没有资助，没有承认（至少生前没有），没有利益，没有前途，放弃一切，用一生的时间，只是为了游历？

究竟为了什么？

我很疑惑，很不解，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。

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，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：

你为什么要爬？

他总不回答，于是记者总问，终于有一次，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：

因为它（指珠峰），就在那里！

因为它就在那里。

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，本不需要理由，之所以需要理由，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，抽久了，就需要理由了。

正如徐霞客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：

“汉代的张骞、唐代的玄奘、元代的耶律楚材，他们都曾游历天下，然而，他们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，受命前往四方。

“我只是个平民，没有受命，只是穿着布衣，拿着拐杖，穿着草鞋，凭借自己，游历天下，故虽死，无憾。”

说完了。

我要讲的那样东西，就在这个故事里。

我相信，很多人会问，你讲了什么？

用如此之多的篇幅，讲述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，在终结的时候，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
我重复一遍，我要讲的那样东西，就在这个故事里，已经讲完了。

所以后面的话，是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，明白的人，就不用继续看。

此前，我讲过很多东西，很多兴衰起落、很多王侯将相、很多无奈更替、很多风云变幻，但这件东西，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。

因为我要告诉你，所谓千秋霸业，万古流芳，以及一切的一切，只是粪土。先变成粪，再变成土。

现在你不明白，将来你会明白，将来不明白，就再等将来，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，也行。

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，它超越上述的一切，至少在我看来。

但这件东西，我想了很久，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，或是词句来表达，用最欠揍的话说，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然而，我终究是不欠揍的，在遍阅群书，却无从开口之后，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，且无甚价值的读物上，找到了这句适合的话。

这是一本台历，一本放在我面前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却从未翻过，早已过期的台历。

我知道，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，它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，始终的坚持，它静静地、耐心地等待着终结。

它等待着，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，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，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，在上面，有着最后的答案。

我翻开了它，在这本台历上，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。

是的，这就是我想说的，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，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，最完美的结束语：

成功只有一个——按照自己的方式，去度过人生。

## 后记

本来没想写，但还是写一个吧，毕竟那么多字都写了。

记得前段时间，去央视《面对面》接受访谈，主持人问我，书写完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

其实这个问题，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很多次，高兴、兴奋、沮丧，什么都有可能。

但当这刻来到的时候，我只感觉没有感觉。

不是矫情。

怎么说呢，因为我始终觉得写这玩意儿，是个小得没法再小的事。然而，很快有人告诉我，你的书在畅销排行榜蹲了几天、几月、几年，然后是几十万册、几百万册，直到某天，某位仁兄很是激动地对我说，改革开放三十年，这本书的发行量，可以排进前五名。

有意思吗？说实话，有点儿意思。

雷打不动的还有媒体——报纸、期刊、杂志、电视台，从时尚到社会，从休闲到时局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中国到外国，借用某位同志的话，连宠物杂志都上门找你。平均一天几个访问，问的问题，也大致雷同，翻来覆去，总也是那么几个问题，每天都要背几遍，像我这么乏味的人，谁愿意跟我聊？那都是交差，我明白。

外形土得掉渣，也硬拽上若干电视讲坛，讲一些相当通俗、相当大众、相当是人就能听明白的所谓历史（类似故事会），当然，该问的还得问下去，该讲的可能还得讲下去。

这个没意思。没意思，也得接着混。

我始终觉得，我是个很平凡的人，扔人堆里就找不着，放在通缉令上，估计都没人能记住；到现在还这么觉得，今天被人记住了，明天就会被人忘记，今天很多人知道，明天就不知道。所以所谓后记，所谓感想，所谓获奖感言之类的无聊的、乱扯的、自欺欺人的、胡说八道的，都休息吧。

那么接下来，说点儿有必要说的话。

首先，是感谢，非常之感谢。

记得马未都同志有次对我说，这世上很多人都有不喜欢你的理由。因为你成名太早，成名太盛，太过年轻，人家不喜欢你，那是有道理的，所以无论人家怎么讨厌你、怎么逗你，你都得认，你该认。

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，所以一直以来，我都无所谓。

但让我感动的是，广大人民群众应该还是喜欢我的，一直以来，我都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，没有你们，我撑不到今天，谢谢你们，非常真诚地谢谢你们。

谢谢。

然后是心得，如果要问我，有个什么成功心得、处世原则，我觉得，只有一点，老实做人，勤奋写书，无他。

几年来，我每天都写，没有一天敢疏忽，不惹事，不闹事，即使所谓盛名之下，我也从未懈怠。有人让我写文章推荐商品，推荐什么就送什么，还有的希望我做点儿广告，费用可以到六位数，顺手就挣。

我没有理会。因为我不是商人。

出版商亲自算给我听，由于我坚持把未出版部分免费发表，因此每年带来的版税损失，可以达到七位数，这还不包括盗版，以及各种未经许可的文本。

我依然坚持，因为我相信，这是个自由的时代，每个人有看与不看

的自由，也有买和不买的自由，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。

这是我的处世原则，我始终坚持。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么干很吃亏，但结果，相信你已经看到。

好的，还有历史，既然写了历史，还要说说对历史的看法。

就剩几句了，虚的就算了，来点儿实在的吧。

很多人问，为什么看历史；很多人回答，以史为鉴。

现在我来告诉你，以史为鉴，是不可能的。

因为我发现，其实历史没有变化，技术变了，衣服变了，饮食变了，这都是外壳，里面什么都没变化，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，转来转去，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，该杀的人还是要杀，岳飞会死，袁崇焕会死，再过一千年，还是会死。

所有发生的，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，能超越历史的人，才叫以史为鉴，然而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，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。

所有的错误，我们都知道，然而终究改不掉。

能改的，叫做缺点；不能改的，叫做弱点。

顺便说下，能超越历史的人，还是有的，我们管这种人，叫做圣人。

以上的话，能看懂的，就看懂了，没看懂的，就当是说疯话。

最后，说说我自己的想法。

因为看的历史比较多，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有历史感，当然，这是文明的说法，粗点儿讲，就是悲观。

这并非开玩笑，我本人虽然经常幽默幽默，但对很多事情都很悲观，因为我经常看历史（就好比很多人看电视剧一样），不同的是，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，只有悲剧结局，无一例外。

每一个人，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，对他本人而言，是几十年，而对我而言，只有几页，前一页他很牛，后一页就了。

王朝也是如此。

真没意思，没意思透了。

但我坚持幽默，是因为我明白，无论这个世界有多绝望，你自己都要充满希望。

人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，很短暂，事实上，有时候，它很漫长，特别是对苦难中的人，漫长得想死。

但我坚持，无论有多绝望，无论有多悲哀，每天早上起来，都要对自己说，这个世界很好、很强大。

这句话，不是在满怀希望光明时说的，很绝望、很无助、很痛苦、很迷茫的时候，说这句话。

要坚信，你是一个勇敢的人。

因为你还活着，活着，就要继续前进。

曾经有人问我，你怎么了解那么多你不应该了解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六七十岁的人才有的感受。我说我不知道。跟我一起排话剧的田沁鑫导演说，我是上辈子看了太多书，憋屈死了，这辈子来写。

我没话说。

还会不会写？应该会，感觉还能写，还写得出来，毕竟还很年轻，离退休尚早，尚能饭。

继续写之前，先歇歇，累得慌。

是的，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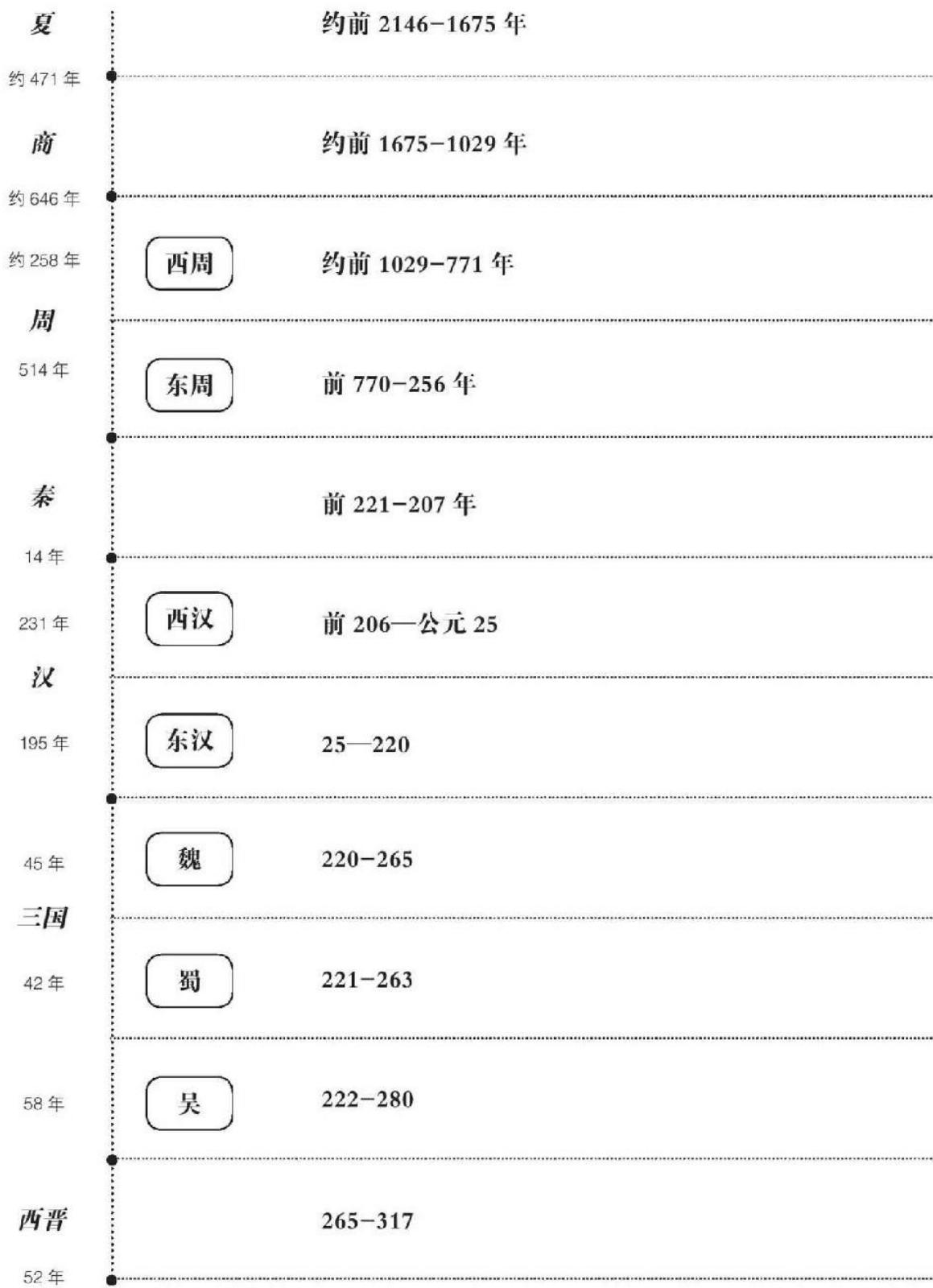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送一首食指的诗给大家，我所要跟大家讲的，大致就在其中了吧。

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 
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 
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 
用美丽的雪花写下：相信未来  
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 
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 
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 
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：相信未来  
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 
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 
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 
用孩子的笔体写下：相信未来  
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 
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 
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 
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 
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 
那些迷途的惆怅、失败的苦痛  
是寄予感动的热泪、深切的同情  
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、辛辣的嘲讽

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 
那无数次的探索、迷途、失败和成功  
一定会给予热情、客观、公正的评定  
是的，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 
朋友，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 
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 
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 
相信未来、热爱生命  
二十多岁写，写完还是二十多岁，有趣。  
是的，这个世界还是很有趣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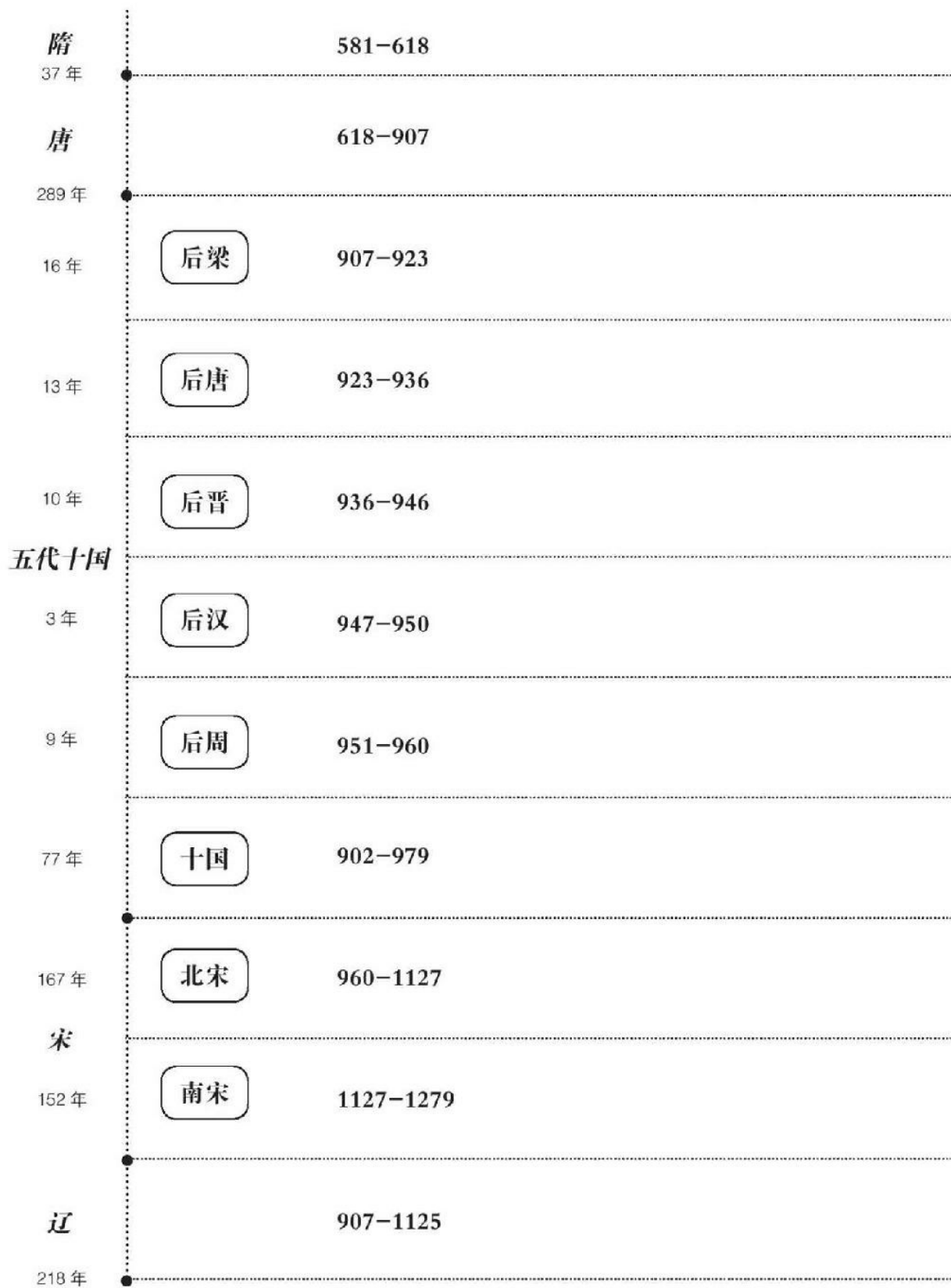
帝国的气数





103 年	东晋	317-420
东晋 十六国		
135 年	十六国	304-439
59 年	宋	420-479
23 年	齐	479-502
南朝		
55 年	梁	502-557
32 年	陈	557-589
148 年	北魏	386-534
16 年	东魏	534-550
北朝		
27 年	北齐	550-577
22 年	西魏	535-557
24 年	北周	557-581





西夏

1038-1227

189 年

金

1115-1234

119 年

元

1206-1368

162 年

明

1368-1644

276 年

朱由检大事记

1610	1 岁	出生，为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，明熹宗朱由校弟
万历三十八年		
1622	13 岁	被册封为信王
天启二年		
1627	18 岁	于皇极殿即皇帝位，以次年为崇禎元年，同年将魏忠贤贬至凤阳皇陵司香
天启七年		
1628	19 岁	召见廷臣及督师袁崇焕，议平辽事宜
崇禎元年		
1630	21 岁	命磔袁崇焕于市
崇禎三年		
1632	23 岁	西濠大捷
崇禎五年		
1633	24 岁	命曹文昭节制秦晋诸将
崇禎六年		
1634	25 岁	命陈奇瑜以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军务 擢卢象昇总理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湖广五省军务，兼湖广巡抚 农民军袭陷凤阳，焚毁皇陵 下罪己诏
崇禎七年		
1635	26 岁	后金兵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
崇禎八年		
1636	27 岁	命卢象昇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，总督宣大、山西军务 皇太极称帝
崇禎九年		
1637	28 岁	下旨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皇太极率军入朝，朝鲜降清
崇禎十年		

1639	30 岁	命杨嗣昌督师
崇祯十二年		
1641	32 岁	李自成兵陷洛阳，杀福王朱常洵 张献忠兵陷襄阳，杀襄王朱翊铭 杨嗣昌病歿于沙市徐家园
崇祯十四年		
1642	33 岁	松山陷落，洪承畴祖大寿降清
崇祯十五年		
1643	34 岁	李自成号大顺于襄阳 张献忠号大西于武昌 孙传庭战歿于潼关
崇祯十六年		
1644	35 岁	正月，李自成称王于长安，改国号大顺，改年号永昌 三月十一日，下罪己诏 三月十九日，自缢于煤山寿星亭，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随死
崇祯十七年		